

偉大的火光

十月革命的故事

遼寧省中蘇友好協會宣傳部編

一九五七年十月

目 录

- 一、列宁前往斯莫尔尼宫..... 1
- 二、攻打电报局..... 2
- 三、占领军区司令部..... 3
- 四、十月革命的水兵..... 16
- 五、“阿芙乐尔”的炮声..... 25
- 六、伟大的火光..... 29
- 七、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日子里..... 32

列宁離去斯莫尔尼宮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我一聽到轟轟的砲聲，就知道

起義開始了，飛一般地跑去找列寧同志。列寧見了我，招呼了一下，說：“到斯莫尔尼宮去！馬上到斯莫尔尼宮去！”

我急忙收起了証件，這是兩張涂改過的假通行証，另外還有兩張斯莫尔尼宮的白色的出入証。我們匆匆地化粧。列寧已着急了。我給他臉上裹塊破布，又給他一頂破旧的帽子。

“瞧怎麼樣？認不出來吧！走。”列寧說。

我們走到街角，乘上了電車。不大会工夫，就到里切納橋附近的街口，下車后，走上了希帕列尔那雅大街，這條街又長又暗，寂靜無聲。走了一会，忽听背后傳來馬蹄响聲，我回头一看，有兩個反动軍官騎着馬慢慢地走過來。看樣子好象在商量着什麼，摸不清他們是干什么來的。我馬上低頭小聲的對列寧說：“你頭里走，裝作喝醉酒的样子。”

我也裝成喝醉的人，他倆走到跟前，和我要通行証，我就和他們吵起來了，嚷着：“要通行証！……什麼通行証？”我兩手插進口袋，身子微微搖晃；斜眼往旁邊看，列寧已經走遠了。我摸摸口袋里的手槍，心想：“如果他們要去捉列寧，我就開槍打他們。”

一個軍官說：~~你沒看見嗎？~~醉鬼。讓他去吧！”說完也就~~走了~~了。

走過~~這條~~漫長的大街，眼前就出現了斯莫尔尼宮的燈火。一群人在大門口~~圍着~~圍着，嚷着。原來是白色通行証

換了紅色的。我和列寧互相看了一眼，我們只有白色通行証。

我們只好想法闖過去了。我挺起胸往前走，大聲喊叫：“怎么搞的？你們怎么搞的？你們怎不放我進去，我是代表。”一面揮舞着失效的通行証，一手拖着列寧，請他跟上。大家都拥着他。話沒說完，群眾就拥了進去，把列寧裹在裡面。列寧呵呵地笑着走上樓，還大聲嚷道：“我們這些人到哪里都會成功！”

到樓上一間小房里，列寧說：“拉赫耶，我在這裡休息一會，你去請斯大林同志到這裡來。”列寧在角落上一張小桌旁邊坐下，傾听着遠遠傳來的勝利的槍炮聲。

列寧來到斯莫爾尼革命軍事委員會司令部里，着手對已開始的暴動給以戰鬥的領導。

攻 打 電 報 局

十月二十日在彼得格勒召開了黨中央委員會，各工廠和部隊都派了代表參加，波羅的海的水兵們派我們出席。會上斯維爾德洛夫同志第一個發言，他請我們只談最主要的問題：戰鬥部隊準備好了沒有。

輪到我的時候，我說：“波羅的海的水兵們已經準備好起義了。列寧同志，我們等着您的命令。”

“你們在赫爾辛基的全部水兵都準備好到彼得格勒來嗎？”列寧問我。

我回答說：“是全部。”這時列寧輕輕地對斯維爾德洛夫說了几句話。于是斯維爾德洛夫就叫我開完會等一等。

会后，他向我說明了我們的錯誤：不应当把全部水兵都开来，因为敌人可能从背后打击我們。我接受了这一正确的批評。离开这里时，我帶着党的命令：在十一月五日以前要准备好一支有三千名武装水兵的队伍。

十一月六日夜里，我們到达了彼得格勒，並接到了战斗任务：配合赤卫队占领电报局。

我們分二組：第一組从正面开始进攻，第二組从后面包抄大楼。我指揮第二組。我們从鄰舍屋頂上爬到电报局。里面的反动軍官們沒有预料到我們会从上面进攻，当我們从房上出現时，他們已是手足无措了。趁着他們混乱的时候，我們就把手榴彈都扔下去，响起轟轟的爆炸声音。接着从閣樓和窗戶冲了进去。

我們的成功鼓舞了在正面进攻的水兵們，他們也順着排水管往上爬。每层楼都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当我們冲进了電話站时，那些電話生都吓得昏倒在机器旁边了。我这組有一个水兵不知怎么一弄就和斯莫尔尼接通了電話。他把電話筒递給我，我就在枪炮声中报告說：“我是在电报局說話，請轉告列宁同志，邮局和电报局都拿下来了。”

佔領軍区司令部

早晨六点鐘，天剛放亮，革命軍事委员会里就忙碌起来了。收到一份报告材料，上面写着：火車站已全部佔領，攻下了电报局，桥樑未遭到破坏，水电站处于安全守卫中。团的值班連，还是全付武装，在警戒敌人反扑。在区里和工厂

都有赤卫队把守。現在市里很安靜。

但是，很重要的電話局是否占領了？还是沒有消息。隨即派人到处去联系，如果現在还未打下来的話，准备派部队去攻打。不一会，聯絡員高兴的走进来，报告說：“我們軍隊已把電話局占領了，当时是一些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守卫，我們冲进電話局的时候，他們都吓得发昏了。”

这时，我想出去看看外面情况，忽然听到人們往下乱跑，並互相打听：

“什么事？”

“听说哥薩克向斯莫尔尼宮冲来啦。”

“什么哥薩克？”

“那有什么哥薩克，还不是那些反动家伙們在造謠呢。”

“不是，不是造謠，是帕尔民巴赫的哥薩克。”

我听到这个真假难辯的消息很着急，急匆匆的走向涅瓦河，到寺院附近問了一下崗哨，他說：

“什么也沒有看見。”

为了彻底弄清是怎么回事，我們一直走到涅瓦河边，了望那边是安安靜靜的，一片曠野沒有一个人影。最后弄清楚是敌人造謠，想制造混乱。我們回来了，把情况报告給城防司令員。

这时，革命軍事委员会里非常繁忙，有人在問：

“我們應該做什么？听到什么消息沒有？”

“沒消息，正在研究呢。”

頗得渥宜斯基同志手里拿了一卷紙，急忙走过来，向大家說：

“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要夺取敌区的司令部，消灭那些军官学校的学生们。我们要组织个野战兵团，逮捕那些临时政府的人员。”听到这个命令，大家都振奋起来了。

布勃诺夫，安东诺夫，邱得诺夫斯基，我们几个人就开始讨论作战计划。现在要求的时间很紧迫，因为已经公布现在政权已属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所以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我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开始讨论作战计划。

“从那儿谈起呢？”

“首先该有一份彼得格勒的地图。”

马上派人去找，不一会的工夫，瓦西里耶夫斯基就把地图拿来了。随即把地图打开，大家仔细地观察。我说：

“颇得涅宜斯基同志熟悉这个地区情况，请他给我们讲讲吧！”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颇得涅宜斯基拉开了宏亮的嗓门：“在我们这方面，所有占据的阵地，都有军队和全付武装的工人力量，要是攻打彼得格勒是足够的。另外我们又占领了车站、电话局、电报局，这是更有力的条件。在敌人方面呢？他们有一部分没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学校学生，还有突击队、女兵营。中立的有第一、第四、第十四哥萨克团、工兵团、骑兵团、砲兵旅、自行车队、一个装甲车队、谢米诺夫团、依兹迈夫团。还有一些小部队没算在内。”

邱得诺夫斯基接着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是保持中立的，昨天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协商，他们说：“不准备参加进攻，也不去逮捕临时政府人员。”

“他们这个兵团紧靠冬宫，这是个很重要的据点，月

外，我們要估計到也可能他們和敵人通氣啊！”

邱得諾夫斯基又補充說：“那兒一些軍官們也不可靠。但是，我們不能就这么放下，要設法爭取他們，還應該再試探一下。”

大家研究的結果，決定由邱得諾夫斯基帶一個助手通過戰地，再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去一趟，盡量說服他們參加攻擊，不然就要求他們保證不影響這次進攻。要求邱得諾夫斯基同志要在一個小時內回來。

頗得渥宜斯基又囑咐說：“記住，一個小時一定返回來，請你要對准表”，大家都看表，又接着說：“現在是差十分十一點。”

邱得諾夫斯基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代表是個好演說家。他接受任務就去了。

研究作戰計劃的會議還繼續進行着。

“臨時政府肯定是在那兒，克倫斯基昨天還去那兒發瘋呢，現在不知道在那兒。大概在準備行動，這幫議員們不是在司令部就是在冬宮。

“現在我們全清楚了，應該確定我們的行動，要把他們整個包圍起來。”

我建議：要从涅瓦河圍到特洛亞茨橋、馬爾索瓦地區，然後再沿着瑪依克直到瑪麗姬宮，把它包圍起來。這段就分兩組攻擊據點：一個瑪麗姬宮；一個是皇宮廣場。

“那麼說整個戰役就要分為兩部分啦。最好是先把瑪麗姬宮打下來，然後全面進攻皇宮廣場，這是他們的兵力集中點。”

“對，這樣好，就這樣展開戰鬥。”

最后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見。

这时邱得諾夫斯基回来了，他一面看表一面說：

“我回来沒有晚吧，还有五分鐘呢。在那儿無論怎样动员，他們只答应中立。我要求他們不要上街去，要把大門关起来，他們同意这个意見。”

“他們的保証可靠嗎？可別給咱們来个意外呵？”

“我認为还可以，他們不願意依靠政府，但也不願依靠布尔什維克，如果他們反对我們也沒有什么好处，他們也知道咱們这些团和工人也不是好惹的。”

“对于他們应加强武力防备。”这个问题就到此結束。

邱得諾夫斯基談了进攻計劃。然后他問：

“有沒有反对的或是补充的意見，快点。”

經過大家細致的研究討論，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見。就按照計劃指定了几个地点修筑街壘工事。然后我們分头到各团部去領導和布置战斗任务。我到巴夫洛夫团去。隨身帶着介紹信和一些印有革命軍事委员会字样的空白紙。

城里完全沒有战斗气氛，街上象平时一样熱鬧，行人們为自己奔忙着，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汽車和摩托車来回奔馳。

我走到特洛依茲桥，桥上站着巴夫洛夫团的护桥士兵。这时从旁边来了一帮敌人的軍隊，队伍前边走着一位軍官，他們沿着河岸边溜向冬宮。

我們从百万大街向該团駐地行进。我给汽車司机写了个通行証，叫他回斯莫尔尼去，我認为那里大概更需要他。

崗哨看了我的介紹信，就放我过去了，在办公室見到了政委。政委很年青，白淨臉皮，很健壯。他的名字叫真尼

斯，頗得渥宜斯基曾說他是個好政委，很有組織能力。

當我把介紹信交給他時，他馬上就明白了，臉上現出笑容，說：

“你來的真好，我們團里都在問怎麼革命軍事委員會還沒下來進攻的命令呢？最近皇宮廣場上敵人都站滿了，還有大砲、機關槍呢，他們是在準備頑抗。”

“沒關係，現在不是七月的日子了。我們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關係怎樣？”

“看起來還沒什麼，但是他們好象不願參加總攻。”

真尼斯報告情況後，我請求派一名可靠的人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駐地去送一封信，如果遇到該團的通信員就把他領來。然後，召開一個團部委員會，在會上討論怎麼去完成任务問題。

我和團部委員會主席認識後，說明我要代表革命軍事委員會講幾個問題。

開會了，我簡單地說明了當時的局勢，指出現在可能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在這次的大會上確定了蘇維埃政權，取消臨時政府，但是現在他們還佔據幾個據點：有瑪麗姬宮，司令部佔據區和冬宮等地方。他們夢想要逮捕我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可是現在該我們逮捕他們的時候了。當然他們還依仗一小撮兵力企圖反抗，我們現在就要打垮他們，為了能完成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任務，因此，派我來領導這個團和赤衛軍。”

主席說：“同志們，再也沒有什麼好談論的了，給我們的任務很清楚，我們就要無條件地去完成。誰還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表決吧。”

这时有一位滿臉黑胡鬚的中年人站起来說：

“我想談談，主席同志。”

他热烈地談起臨時政府欺騙人民的事情，他說人民要減輕負擔，首先是要和平。他講的具体生动，更使大家对臨時政府仇恨，堅定了战斗意志。

他发言后还有兩個人要求发言，这时我想：好象沒完了。但是主席很有办法，他說現在发言結束，我們請革命軍事委员会来的同志作最后发言。

我說現在我們就要执行命令，因此我們的連队必須从新配备：用四个連組成一个包圍圈，再加上崗哨，用兩個連分为左右兩翼为后备，一个連保卫后方，等会工人的队伍来时，他們也分一部分参加組成包圍圈……”这时有人大声的說：

“主席，我想发言。我也想談談包圍的事。”

“請簡短点。”

“同志們！我这样想，巴夫洛夫团是强有力的。就咱們这个团足够击潰那些敌人，那么何必还叫工人来支援呢？是不是不信任我們战士呢？”

“事实証明，决不是那么輕而易举的事，作战要从全盤考虑。前綫陣地只有巴夫洛夫团和格克斯果里木团，其余的都是后备队，这能說是不信任嗎？当然啦，所有的部队都想占在第一綫上，但是我們是根据誰离攻击地点近，誰就参加第一綫。还有水兵們参加。当然也要有工人参加啦。如果叫工人和水兵在一起，是不大方便的，他們和你們駐区較接近。革命是沒有厚薄的，这是大家的事。但是不要輕敌，要做好一切充分准备。”

我这一席話，說得他点头表示贊成。

这时听到有人在說：

“不要工人参加怎能行呢！他在胡說八道吧。”

主席馬上結束說：

“行了，这个問題到此結束，現在請指揮員下命令吧，我們應該作什么”。

“現在我們要組成野战司令部，人員有委员会主席，五名委員和政治委員，我們的一切行动都要通过司令部。另外，在营房入口处給我們一間房子，作为司令部的办公地方。”

大部分問題都研究了，最后主席說：

“团委员会會議到此結束，司令部的人留下，其余的同志都各回各連。至于战斗部署待司令部研究决定后，再通知各連队。”

这时看見几个人在搬东西，是把野战司令部設置在一个課堂里。我們研究的战斗部署是这样的：

派一个連到涅瓦河桥，任务是保卫大桥，要站在桥的兩头。部队要隐蔽在靠近大桥附近的河岸上，然后通过桥从涅瓦河向軍区司令部方向形成一个包圍圈，並要特別注意監視自己的右翼，看他們是否和依沙基耶夫广场进攻的部队有联系，当走过弓形門到海街时，就根据总攻命令配合圍攻部队一起进攻。用兩連人繞过礼拜堂隱藏起来，一个連安在卡牛舍广场附近等待命令；进攻地点就是沿着百万大街前进，穿过胡同以后，再沿着河岸前进。另一連人从馬尔沙索瓦地区随着进攻部队前进，一直到特洛宜茨桥、別夫契桥、工程师桥，經過記唐卡沿着河岸和巡察队一起直到后方。为了給在大理石宮和涅瓦河桥附近建立街壘工事找寻材料，需要配备兩連

人。还需要派两个赤卫队连队到别夫契桥去，准备支援攻打军区司令部的队伍，然后沿着爱尔塔日街去攻打冬宫。除此之外，再从余下的队伍里组成一个不带武器的侦察队，要徒步或骑自行车到大后方进行侦察，同时，也到敌区去侦察。对中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也要派一些侦察员。

按这个战斗计划进行了部署后，各连队都在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我们走到快要出发的连队去，他们已经站的整整齐齐的。经过六个连队，我都简短地说明任务后，又祝贺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战斗，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到那时候，政权就是苏维埃的啦。大家都很振奋，一个连队接着一个连队走出了兵营，按各连的任务分开了。现在从兵营到特洛宜茨桥已形成一个包围圈。

下令戒严，从百万大街一直到涅瓦河沿岸，同时下令禁止汽车通行。

不一会工夫，停了好几辆载着乘客的汽车，行人和带着信件邮递员。我看了看信件没有军区司令部和冬宫的字样，就放他们过去了。但是汽车上有些乘客很挑皮，他们说：

“为什么不叫我们过去？”

非要叫我们说出理由来不可，回答说：

“这是军事行动，不关你们的事，请把证明拿出来吧。”

有几个是商人，一个带着夫人的律师，还有几个外国商人。

“汽车不能开了，请你们徒步走吧。”

“怎么的！这是违法的行动！我們要控告……”这帮人喊着走过去了。

这时来了个穿便服的上校，看样子是个官员。

“您得到斯莫尔尼宫去一趟，叫您的护兵过来吧。”我説。

他的护兵穿的很整齐，手提着一个皮包走过来说：

“首长同志，这是我們的部長。”

“你們是作什么的？簡直不象話！要知道我是普拉卡波維奇部長，我是去参加政府會議的。你們听明白不？”

“对不起，請您到斯莫尔尼宫去一下吧。”

这位部長先生激动起来了，大发脾气説：

“这还了得，你們胆敢迫害政府委員！豈有此理。你們要給我講清楚，这是干什么？你們誰負責任？”

我説是我。他瞪着牛大的眼睛，接着説：

“誰給您的权利叫您扣留政府委員？这是一种橫行霸道的行为，明白不？我要求立刻放我过去……我要赶去参加政府會議，快、快……。”

“人民給我們的权利，部長先生，請您到斯莫尔尼宫去吧。”我説。

“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一切后果都由您来負責……，您知不知道您这是做什么呀？”

“我完全了解，这就是叫革命，您明白了吧！我告訴您，您的所謂政府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您説什么也沒用处，唯一的办法，請您到斯莫尔尼宫去吧。”

我們把他送到斯莫尔尼宫去，他只好气愤地叨叨着。

不一会又来了一位部長，他説：

“我是柯尔达索夫部長。”

這是一位儀表端正的先生，他很客氣，一點也不固執。顯然對他是不必多費話的，同樣把他送往斯莫爾尼宮。不一會，又來了一位加爾波林先生，他還領着一個什麼人，看樣子也是臨時政府的官員，他請求放他過去，那怕是步行也可，他說他有要緊事。我們也把他送到斯莫爾尼去了。當時我們的態度是非常客氣而又嚴肅的。這些傢伙們就這樣被我們抓住了。

人越聚越多了，只好從團委會調來一些人，在真尼斯政委的領導下檢查被扣留人的證件。

下午三點左右，赤衛隊來了，我叫他們趕快來到這裡，幫助解決那些集聚在街上好奇的人群。

赤衛隊約有四百人，是由一個老工人率領着，裝備很好，都是新槍帶，新子彈盒，簡直和軍人一樣。我按計劃分配給他們任務後，馬上命令他們出發。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就給革命軍事委員會頗得渥宜斯基寫了一份簡短的報告：說明我們一切就序，等待着進攻的命令。

正在這時情況變化了。我們的偵察員抓來一個密探，從他口裡了解，和偵察的情況是：敵人現在退守皇宮廣場最里邊。以前的一個砲兵連從冬宮前面開走了，放棄了防守陣地。現在敵人就都集中守衛軍區司令部和冬宮。從這些情況判斷敵人是不想展開戰鬥，而是採取積極地防禦，是堅守圍牆等待援兵。把這個情況準備上报軍事委員會。

三點多點，邱得諾夫斯基從斯莫爾尼來了，他高興地說：

“瑪麗姬宮已被我們占領。情况是这样：我們部隊把瑪麗姬宮包圍后，又調去一些裝甲部隊，叫他們投降，這些軍官學校的學生們就都投降了。‘阿斯托里’雖然還沒攻下來，但也被我們包圍住，他們一個也出不來了，只有驚慌和失望。這些地方周圍的每個胡同都筑上了街壘工事。那些坐小汽車的官員們，我們都把他們逮捕了。”

我向他也介紹了這裡的情況。

“噯，街壘你們修的太少了，還是應該多修一些。”

“我們再也沒地方修了，竟是河、壩、廣場。”

“你可以再往後方筑一些，也可能會有用處的。何況傳說可能從後面打來突擊隊，也可能是工程兵隊。”

我接受了這個建議。馬上派人在斯維德胡同、大禮拜堂、普拉琴琪橋、范唐卡和夏日公園等地，修起了一連串的街壘。

邱得諾夫斯基告訴我，他準備以談判代表的身份到冬宮去，給他們送最後通牒。根據談判的結果決定進攻問題。

我把報告交給他，請他給帶到斯莫爾尼去。

天黑了，涅瓦大街的電燈已放出光亮。

我從這座橋一直看到馬依克到處都是巴夫洛夫團、赤衛隊和水兵。我從汽車里走出來，到了人群集聚地點，我問是怎回事，隊伍到那裡去了。人群里走出一個人，粗暴地說：

“你是幹什麼的？這關你什麼事！”

當時有些自己人，他們認識我。

“這是咱們的首長，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

他們告訴我這兒來了一位全權代表，是去和軍區司令部

談判的。不久又从軍区司令部出来，还跟着政府人員和一些軍官到冬宮去了，是准备和議員們进行談判的，可是到現在还未回来。

这时我想夺取軍区司令部正是好机会。

我領着一些巴夫洛夫团的人和工人們走向司令部，当走到大門时，門已关上了，不知从那儿找来的一些木头，士兵們用木头頂大門，这时里面有人把門打开了，我們就冲了进去，里面什么軍隊也沒有，这时廣場上的水兵、士兵都高喊着，象潮水般一拥而入，有一个强壮的巴夫洛夫团的士兵和几个水兵拿着手榴彈走向里边的大門，認為一定是关着的，但是一推門就开了，走廊一个人也沒有，我們就往里走，这时从崗房里走出几个軍官学校的学生，他們声明要投降。並告訴我們：全部政府人員和护卫队都上冬宮去了。这时队伍都拥进来了，我走到台阶上向他們喊着說：

“同志們！这里已被我們占領了！”

我命令一位士兵到教堂調来一个連队守卫軍区司令部。

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我坐上汽車經過百万大街的路上，被巴夫洛夫团的士兵和工人們攔住好几次，但他們一看是我，就叫我过来了。說明我們的队伍守卫的很严密。我向一些軍官說：

“你們快过来，水兵們也来吧，我們已經把軍区司令部占領了。”

“軍区司令部占領了，那么說那个方面再沒有威胁了？”他們兴奋地問道。

“不受威胁了，現在只剩下冬宮这个据点。”

“我們可以把冬宮的大門砸开嗎？”